

大夏

大夏书系·名师课堂

听李镇西

Ting Lizhenxi Laoshi
Jiangke

老师讲课

(第二版)

李镇西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1470085

大夏
大夏书系·名师课堂

听李镇西老师讲课

Ting Lizhenxi Laoshi
Jiangke

(第二版)

李镇西 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1470085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李镇西老师讲课/李镇西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9

ISBN 978-7-5617-4464-2

I. 听... II. 李... III. 语文课—教学研究—中学
IV. 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2401 号

大夏书系·名师课堂

听李镇西老师讲课(第二版)

著 者 李镇西
策划编辑 李永梅
审读编辑 杨霞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责任印制 殷艳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19.25
插 页 1
字 数 35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二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4464-2/G·2595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第二版序 教育人生：不断地“修订”与“再版”

《听李镇西老师讲课》是2005年出版的。五年来，我收到不少老师来信（包括电子邮件）谈他们对本书的感受，周围也有不少读者说他们“很喜欢”我这本课堂实录，因此我知道了这本课堂实录受到许多老师的欢迎。我很欣慰。在此，我向本书所有的读者致以真诚的谢意！

实话实说，我一直觉得，本书的书名有些“霸道”——以我名字署名的著作居然叫《听李镇西老师讲课》！我有什么资格要求老师们都来听我“讲课”？当初出版社取这个名字时对我说，这个书名“比较抢眼”，“有卖点”。也许我心灵深处也有“利益驱动”吧，便默认了。但我现在要借这第二版序言声明一下，其实，这本书只是我的一个课堂实录及反思的汇集，是我的教学特点（或者说“教学个性”）的“现场展示”，是为语文教学百花园提供的“一朵花”，完全没有要以此为“样板”去要求大家都像我这样上课的意思。可供借鉴处当然可以借鉴，值得质疑处完全可以质疑。

之所以要出版第二版，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原来的版本中有不少文字错误，这是当初我校对不细造成的，真对不住读者！这次，编辑认真进行了校对，改正了不少错误。我向编辑老师表示感谢！

二是近几年我对语文教学有了一些新的思考，这些思考体现在我现在的一些课堂中。比如，在山东杜郎口中学上的那堂《一碗清汤荞麦面》，就显然不同于过去的一些课。尽管这堂课在尊重学生主体性方面还不及杜郎口中学的老师们，但于我而言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由于增加了近年来的两篇课堂实录和反思，全书字数自然“超重”，于是不得不删掉两篇原来的实录——其实，删掉的《“风雨中的树叶”：从祥子到老舍》、《以学生的心灵为起点》也

很有研究意义，只是限于篇幅，就不得不忍痛“减肥”了。

就课堂教学来说，我现在想得最多的是重新定位课堂师生关系，教师的所谓“教”一定要服务于学生的“学”。教师讲得再好，学生若不会，还是等于零！“以人为本”不应该只是口号，而应该落实在学校的每一个环节，包括课堂的每一个细节上。

应该说，我的课很注重调动学生的参与，我也特别“擅长”激活学生，但和杜郎口中学的同行们相比，我的“调动”与“激活”不过是在骨子里的“教师中心主义”框架下，教师对学生的“牵拉”与“挑逗”，还不是真正把课堂还给学生。我认为，真正的民主课堂，就应该真正把学生放在心中，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把“教”的过程变成“学”的过程。最近，我已经开始探索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前不久为全校老师上了两篇课文，分别是张晓风的《春之怀古》和蒲松龄的《狼》。我完全抛弃了我过去的教学风格和方式，采用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策略与操作模式，我尽量少讲，把课文交给学生，把时间留给学生。结果，无论是课堂氛围，还是教学效果，都超过了我的预想，也受到了老师们的好评。目前我的课堂改革当然还做得不够，但我会为此不断努力。

于漪老师有一句话让我非常感动：“与其说我一辈子做语文教师，不如说我一辈子学做语文教师。”这里的“学做”就是对教学艺术的不断探寻，而“一辈子学做”则是对教育境界的终生追求。我想，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比作一部自己的著作，那么这部“著作”其实也在不断地“修订”与“再版”，而且永远没有完成的那一天。我愿意向于漪老师学习，“一辈子学做语文教师”，不断地“修订”与“再版”自己的教育人生。

再次谢谢所有读到这本书的老师和其他读者！

2010年9月1日 00:25分

序一

钱梦龙

李镇西老师嘱我为他的这本集子写序，本以为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加以与镇西非比寻常的友谊，便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但读完了他的全部教学实录，要动笔时，却犯了难：镇西的课是没法按一般的“评课标准”分析评价的！它们上得太随意，有太多的“不期而遇”和“无法预约的精彩”；只觉得处处可圈可点，却又不知圈点哪一处才好。它们完全不像通常看到的“好课”那样，显示着设计的匠心，看得出刻意的雕琢。它们就像一道山间的泉水，从高处一路自由自在地流泻下来，曲曲折折，琮琤琤琤，随物赋形，无羁无碍。这样的课，实在说不上什么“法”、什么“式”，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然，是“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潇洒。这大概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境界——至少是镇西正在追求的一种空灵的境界吧？

据说，在一些语文老师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听课要听李镇西。”我没有听过镇西的课，这是一大憾事；但是从这些教学实录中，我仍然不难感受到镇西在课堂上那份挥洒自如的从容，那些灵光一闪的机智和幽默。听这样的课，确实是一种艺术享受。我想，很多语文教师都把能够听到镇西的课视为幸事，不是没有原因的。但是我又想，如果听课的老师只想到镇西的课上去“讨”一点技巧，“搬”一些招式，恐怕会无功而返的。镇西的课，似乎很容易学，你看他每教一篇课文，无非是这样几大步：（1）学习字词；（2）学生交流读后感受；（3）学生质疑、讨论、解疑；（4）老师谈自己的体会，与学生共享。这种再简单、再朴素不过的“流程”，几乎在镇西执教每一篇课文的过程中重演着，任何一位听课的老师都不难“学到手”。但镇西的课堂教学

艺术又是最难学的，难就难在它不加雕琢的朴素，这使一切形式上的模仿都归于徒劳。镇西的同事魏智渊老师说过一件事：有位语文教师一心想学李镇西上课，却屡试屡败，过度的焦虑使他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竟至于发了疯。这个令人感慨的实例，正好提供了“学李镇西难”的佐证。

这样说来，李镇西的教学艺术就是无法学习、不能推广的了吗？

假若这样想，那就大谬不然了。

教学作为一门艺术，正如任何门类的艺术一样，在艺术现象背后总蕴涵着某种对艺术家的创作起支配作用的艺术法则，即使是最怪诞的西方现代绘画，也不能不受色彩和体积感两大因素对立统一法则的支配。我们听镇西上课，若能透过其异彩纷呈的教学艺术表象，追寻其教学思路的轨迹，就不难发现他的教学异彩纷呈的根本原因。这根本原因，就是规律，就是对镇西的教学艺术起支配作用的基本法则。

学李镇西，就要学习他的根本，学习支配他的教学行为的思想、理念、教育价值观，而不是徒袭皮毛、仅求形似的仿效或移植。白石老人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这话同样适用于学习李镇西的教学艺术。

任何一本关于教学论的书都告诉我们：成功的教学必定是目中有“人”的教学。镇西的过人之处，也就是最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就在于此：“人”不仅在他的“目”中，而且进入了他的“心”里；不仅进入了他的“心”里，而且占据着“中心”的位置。他的教学中的所谓“随意”，不是那种随心所欲的放任，而是对一切束缚学生个性、漠视学生权利、不利于学生发展的“规范”的藐视和反叛。他是“很功利”的，一切教学行为都是为了学生发展的“利益”。在他心灵的那杆秤上，无论怎样“高深”的理论、无论怎样“必要”的规范，都必须服从、服务于学生发展的“利益”；如果这些理论、规范对学生的发展不利，它们便是无足轻重的伪理论、应该推倒的死规矩。在学生发展的“利益”普遍被漠视、被剥夺的今天，镇西的教学中那些“出格”的行为，就显得格外可贵，也给予了我们更多的启示。

且看镇西怎样教《祝福》：原定3课时结束，可是学生的精彩发言此起彼伏，直到第三课时快下课时，镇西还没有捞到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怎么办？是坚持自己的课时计划及时“刹车”，还是坚决维护学生的话语权？镇西选择了后者。为此他不得不临时改变课时计划，将3课时延长为4课时。这在严

格遵守教学规范的教师看来，无疑是一处明显的“败笔”。但镇西是怎样想的呢？他说：“尊重学生，这不是一句空话。当学生的思想正在熊熊燃烧时，教师不能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扑灭学生的思想火焰。”

这就是李镇西！

第四堂课的处理更是出人意料：你听他侃侃而谈，从旧礼教杀人，谈到今天新礼教对人的思想的扼杀，整整一节课，除了少量的师生问答，基本上是他的“一言堂”。如果请某些专家评课，这样的课就恐怕不仅是“败笔”，简直是教学的“致命伤”。有的地区评选“优质课”，不是硬性规定凡是教师的“讲”超过15分钟就“一票否决”吗？一贯尊重学生自主权的镇西为什么敢如此大胆，公然挑战语文教师普遍遵奉的金科玉律？镇西的回答是：“怎样有利于引导学生的思考，怎样有利于调动学生的感情，怎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智慧，怎样有利于学生走进作品，走近作者，走进鲁镇，进而联想到今天的时代，甚至联想到自己，我就怎样上。”一言以蔽之：一切为了学生发展的利益！

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李镇西。

一个心里真正装着学生的李镇西。

一个有信念、有追求、有胆有识的李镇西。

谓予不信，有他的全部教学实录为证。

是为序。

2005年8月24日于上海

序二

程红兵

我一向喜欢走进课堂听课，而不愿意看所谓的课堂实录，虽然现在的课堂实录已经蔚为大观，虽然我也曾经应编辑之邀写过一些课堂实录，但是我就是不喜欢读别人的课堂实录。曾有一位青年教师一再要求我为他即将发表的课堂实录作点评，我一再声称看课堂实录实在没有感觉，但他依然锲而不舍，于是我只好写了。但结果是三方面均不满意：我不满意，他不满意，编辑不满意。原因很简单，课是在课堂中生成的，是灵动的，听者不断地与之碰撞交流，体验就由此而生了。剧本似的文字很难再现灵动的、充满生机的课堂。看课堂实录与听课的区别就像读剧本与看电影的区别一样。

但是读《听李镇西老师讲课》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李镇西的课与李镇西的文字都有一种独特的魅力。我似乎很难用几个形容词来概括，我的直感是李镇西的课是他自己的课，是他的心灵、他的思想、他的情感、他对课文的理解、他对生活的认识与学生碰撞之后而生成的课，他的课带有他鲜明的个性特色。他的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是：“不要刻意追求什么‘高潮’、什么‘热闹’，我追求的，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是不是走进了课文。”“同学们只需要把自己的心尽可能贴近作者的心就行了！”（《用感情融汇感情，让思想碰撞思想》）

他的这种价值取向是有具体标准的。“对一篇课文，怎样才算读进去了呢？我认为，第一，读出自己；第二，读出问题。所谓‘读出自己’，就是从课文当中，读出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或场景，读出和自己的思想感情相通的某一个情节或人物形象，甚至读出触动自己心灵的一个时代或一段历史……”、“……我读出了自己——这就是所谓‘共鸣’！同学们，‘读出自己’就是欣赏。”“什么叫‘读出问题’呢？这就是研究。没有读进去的人，是提不出任

何问题的。”(《用感情融汇感情,让思想碰撞思想》)接下来的课就是按照这个“读出自己——读出问题”的程序来进行的。这样的教学化繁为简,返璞归真,折射出了李镇西对语文课堂教学的基本观点。我赞同这样的观点,我欣赏这样的教法。当下,课程改革的宣传活动越来越多,理论家们的讲演越来越多,报纸杂志的观点越来越多,于是,语文教学越来越复杂化,语文教学承载了越来越难以承载的任务,这样的结果是越来越“去语文化”了,于是,善良的语文老师们越来越不知怎么教了。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复杂化,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把简单的问题简单化,这是我们常常碰到的四种不同的做法,每个人对之都会做出自己的心理判断和选择取向。我赞同李镇西“化繁为简”的做法,语文教学原本就应该是朴素的、单纯的。阅读教学到底教什么,实际上涉及阅读到底读什么的问题,李镇西的课体现了李镇西的看法。当然这不是唯一的,比如,我的看法就与之不尽相同。关于阅读,我是按照“你读懂了吗——你同意吗——你欣赏吗”这样的程序来进行的。观点不尽相同,但我以为我们的价值取向还是一致的,那就是让语文课堂教学回归到朴素的原本状态。

李镇西老师的课堂教学的价值取向还体现在怎样教学上面。我体会到李镇西的课一个明显的特征是:把倾听还给孩子,把阅读还给孩子,把研究还给孩子,把讨论还给孩子,把创造性的解答还给孩子,把问题还给孩子。《冬天》的教学魅力还体现在这里,李镇西老师在课堂上的表现就像一个节目主持人:穿针引线,煽风点火,挑动群众斗群众,让同学们相互质疑辩论,让同学们相互解答对方的问题。他这个主持人是出色的,他的出色体现在他的适切的话语。适当的时候说适当的话,其实很不容易,何况李镇西的话语是那么精当、幽默、宽容、真诚、自然。愉悦了孩子,孩子们有一种成功的喜悦;愉悦了李老师自己,李老师也有一种成功的喜悦;也愉悦了在场听课的许多老师,因为他们欣赏到了一堂真实而成功的课。李镇西老师这样教学的结果是师生同乐。

我常常与人谈起一堂公开课的基本标准:常态、真实、有效,师生和谐共振,实验性、示范性。以此为准,我们来衡量李镇西老师的教学,结果无疑是令人满意的。若只以李老师教《冬天》来论,除了实验性不太明显之外,其余的都是很圆满的。当然实验性不突出,与这是一次“突然袭击”的上课

有关，我们不能以此来苛责李老师。假如我们硬要寻出实验性，那么不妨把如何出色应对突然袭击的课作为其实验点，这当然是玩笑话了。

我还想说说李镇西这本特殊的课堂实录的语言文字魅力，我曾经多次说起李镇西是语文教学界杰出的散文家。他的文字有一种抓人的力量，这个特点我想无需过多分析，只要你读了他的文字，你就会有与我相同的感觉。不信，你就试试。

自序 细思碎想

课堂实录整理完了，但感到还有话要说，因为在整理课堂实录的过程中，不断有想法在脑海里闪动。尽管这些想法都很零碎，不成体系，但我还是把这些细思碎想记了下来，算作本书的序言。

一

“用身体写作”，这是前几年人们对所谓“美女作家”的嘲讽，但这句话用来形容我也是很恰当的。因为我所有的教育、教学著作，都不是纯粹的理论思考，而是对实践的记录。没有这些实践，我就写不出这些书。这难道不是“用身体写作”吗？虽然说起来我还读过博士（惭愧），但比起李海林他们，我的确不擅长纯理论思维。再加上我本身就是一线教师，因此我打定主意，这一辈子就“用身体写作”——用实践说话，把理论文章让给李海林们去写，我愿意给他们提供研究的素材。

二

“举重若轻，行云流水”，是我追求的课堂教学境界。

所谓“举重若轻”，是指教师的内在功底以及对教材的处理艺术。这里的“重”，指的是教师本人的文化储备和课文固有的文化内涵；“轻”则指的是深入浅出的教学。备课时，教师应该尽可能深入地钻研教材，挖掘文本的精神内核，感悟其深刻厚重的文化内涵；但是在课堂上，则要尽可能尊重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基础，将课文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学生的生活打通，让他们轻松地感悟课文内容。任何因脱离学生实际而让学生不知所云的“精彩讲解”、“深刻分析”，都不过是教师“举重若重”的自言自语。

所谓“行云流水”，是指驾驭课堂教学环节、流程、节奏等等的艺术。语文课有多种上法，不能定于一尊，但我追求自然、潇洒与“随意”。如果把语文课比作画国画，那么有人喜欢画工笔画——追求课堂的精巧，甚至课前对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精心设计，因而胸有成竹，对这样的老师我充满敬意；但我不愿意画工笔画，而愿意画“大写意”，愿意课堂上有一些“突发情况”——这最能激发我即兴发挥的教学灵感。不把课堂填得太满，留一些空间给学生，留一些空白给自己，让教学的流程随课堂现场的情况而自然推进，教师“教”的思路和学生“学”的思路融为一体，教师和学生不知不觉地走进对方的心灵，同时也走进课文的深处。

三

阅读教学的起点在什么地方？应该在学生的心灵。

我以前上课，往往是先抛出一两个自己精心设计的问题——所谓“牵牛鼻子”，然后组织研讨，在研讨中让学生理解课文内容。这样做的立足点在教师，而非学生。能不能让学生先提问？能不能尊重学生对课文的“第一印象”？能不能从学生的疑问开始我们的教学？

完全可以，因为对一篇课文来说，首先是学生学，而不是教师学。因此，现在我主张，要把（教师）“教”的过程变成（学生）“学”的过程，无论备课还是上课，都应该从学生的角度来思考、设计和操作。

四

有的课充满了知识与能力的讲授与训练，便被指责为“语文课的人文精神荡然无存”；有的课充满了思想与情感的激荡与流淌，便被批评为“把语文课上成了政治课或主题班会课”。我们当然可以折中一些或者说“圆滑”一些，把语文课上得既有知识、能力，又有思想、感情。偶尔上一堂这样“全面”的课是可以的，但不太可能（至少我不可能）每堂课都如此。

评价一个老师的课是否“语文”，恐怕不能只凭一堂课就作结论，否则所作结论往往为盲人摸象般的自以为是（我有时正是这样的盲人）。如果所上的课文刚好是重点进行知识传授和能力训练，这样的课无疑是语文课；如果所上的课文刚好是侧重于视野的拓展、思想的启迪、感情的熏陶，这样的课也

很“语文”。

因此，我们要着眼于整个三年，给学生一生有用的语文素养——知识、能力、思想、情感、习惯、信念、价值观等等，而不是某一堂课的面面俱到。只要是从文本出发，从语言出发，无论是训练还是熏陶，就都是语文课。管他“工具”不“工具”，或者“人文”不“人文”！

五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是一个扯不清的话题，属于典型的“公婆”之争。

理论指导实践，我当然同意这个永恒的真理；但我更相信：“理论是苍白的，生活之树常青。”

杜威说过，我们所强调的，总是我们这个时代所缺失的。当人们不重视理论学习的时候，我们应该大力提倡理论学习；当理论泛滥而且其中不少理论是“伪科学”的时候，我们要竭力呼吁重视实践。当然，这也要因人而异。比如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实践，而不是理论。

令我反感的是，一些专家喜欢用理论来吓唬一线老师们，总是有意无意地要老师们削实践之“足”去适他们的理论之“履”。读这些专家的书时，总是感到自己的语文课根本就不是语文课，总是感到自己有这样的“认识盲点”和那样的“理论误区”，总是感到自己二十多年的语文教学真是在“误人子弟”，总之，越读越自卑，甚至连课都不敢上了。

不过，这是以前。现在我已经不自卑了。我坚信，忠于语文而又面对学生实际的课，就是好课，我凭什么要被你牵着鼻子走？

六

阅读教学的过程，实际上是教师、学生、作者三方平等“对话”的过程。近年来，已经有不少教师意识到师生之间的平等主体关系，这比起过去的教师单一主体观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我认为还不够，我们还应该将文本作者纳入阅读过程中的主体行列。当然，作为主体的文本作者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在，他不是“现场主体”，而是隐蔽的或者说没有出场的主体，他可能与我们身处同一时代，但在不同空间，也可能与我们根本就不在同一时代，因而这个主体在阅读过程中是无法言说的，处于沉默状态。

然而,文本作者之所以是主体,是因为他不仅仅是一个精神承载者,而且参与了我们的对话与交流,引导、影响、制约着我们的理解。他引导、影响、制约的中介便是其作品。我们既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或者我们只能这样理解,而不能那样理解,除了理解者自身的因素外,还取决于作品。

把握这一点特别重要。过去,我们之所以对课文进行随心所欲的错误理解,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忽视了文本背后那另一个主体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有了这个隐蔽主体,所以我们对文本的理解便不可能拥有绝对的自由。

这绝不是否认理解者(师、生)的能动性。在解释学发展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读者中心主义和文本中心主义两种倾向。前者强调读者的绝对主观性,所谓“作者写了什么并不重要,读者读了什么才是重要的”,这导致了理解的相对主义;后者强调文本的客观性,这导致了理解的绝对主义。我们认为,如果从能动的理解者这个角度看,读者的确是理解的中心;但读者的理解毕竟是对文本的理解,读者的整个理解都是围绕文本进行的。我们强调尊重文本,实质上是强调我们对另一个主体的尊重。

唯有教师、学生、作者三方平等对话,我们的阅读教学才会真正充满互相尊重、互相宽容的民主精神。

七

对一些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的理解,常常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只要言之成理,无所谓“标准答案”;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只要方法正确,我们就可以完全理解作品的意义,并达到阅读者之间的理解的统一。这两种意见显然都是片面的:前者是理解的相对主义,后者是理解的绝对主义。

应该说,任何理解都是相对的,也都是绝对的。理解的相对性是理解的本性,是理解固有的性质。理解的主观性、局限性、不确定性、不完全性、历史性、变动性、开放性等等因素,决定了特定时空的理解者的理解只能是相对的。同时,理解的绝对性也是理解的本性,是理解固有的性质。理解的客观性、非局限性、确定性、完全性、永恒性、固定性、封闭性等等因素,又决定了特定时空的理解者的理解具有绝对性。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反对理解的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我们认为，理解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相对之中有绝对，确定之中有不确定性，差异之中有同一性。

因为“理解”本身就意味着对象是可以被理解的，所以正确的理解是可能的。所谓“正确的理解”就是把握文本的本意。当然，对某一个具体的理解者来说，其“正确理解”只是“相对正确”，只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一瓢水，但由无数理解者理解到的“相对正确”却构成了所有理解者对文本理解的“绝对正确”。当然，这是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理解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正常的。不同理解之间符合文本意义的重叠，便是绝对正确的理解，正如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完全不相同的树叶一样，理解没有完全一样的，也没有完全不一样的。

再以“一千个读者心目中的一千个哈姆雷特”为例：每一个读者理解到的“哈姆雷特”都是原作的部分意义与读者“前理解”相结合的产物，属于相对理解；但一千个“哈姆雷特”中读者把握到的原作意义（亦即对原作理解一致的部分）的总和，便是绝对理解。

只要理解，就总会有误解；只要理解，就总能理解到一点什么（总能这样或那样地理解作者的思想、情感），在相对的理解中有绝对理解的成分。

八

什么是“语文民主教育”？简言之，语文民主教育就是充满民主精神的语文教育，就是尊重学生各种精神权利的语文教育，就是给学生以心灵自由的语文教育，就是师生平等、和谐、共同发展的语文教育。

从根本上说，语文民主教育与语文素质教育是相通的。但是，要在教学中真正提高学生的素质，就必须站在民主教育的高度走进学生的心灵，面对每一个富有个性的学生。因为“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惟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陶行知语）。缺少对学生的民主态度，具体说，就是离开了对学生人格的尊重和对其潜能的信任，离开了教育过程中精神与精神的交融、心灵与心灵的呼应，任何教育都不是陶行知所说的“真教育”，而只能是“伪教育”。

对语文教育而言，“民主”并不仅仅是教育手段，也是教育内容，更是教

育目的——自主、探究、合作式的学习方式和课堂氛围必然有利于学生思维的健康发展乃至创造力的激活，而语文教育本身（包括教材）所蕴涵的丰富民主养料将有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铸造；但从长远来看，民主教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赋予语文教育的面向未来的使命——通过民主的语文教育，培养学生的平等、自由、宽容等民主素养，使学生成为个性鲜明并具有独立人格和创造精神的现代公民。

九

我一直反对“借班上课”。

从1985年第一次上公开课开始，整整20年来，我上过的公开课恐怕有几百场了。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在外地“借班上课”。应该说，绝大多数时候，我“借班上课”赢得了喝彩，但也有那么几次比较平淡，或者说不太成功，比如2002年11月在江苏如东，比如2003年10月在浙江杭州，比如2004年5月在浙江永嘉……我不愿意把责任推给学生，仿用一句流行语——这都是“借班上课”惹的祸！

成功教学的基本前提之一，是教师对学生的了解。如果是在本班上课，一般来说这是不成问题的。但如果是“借班上课”，至少我是很难在课堂上与素不相识的学生“水乳交融”。尽管绝大多数时候我借班上课，得到的评价都还不错，但我很清楚，不管我在课堂上多么“机智”，最后都是想方设法把学生置于自己的思想框架之内；不管学生在课堂上多么热闹，显得多么有“主体性”，其实，他们或多或少、或明显或隐约地都成了我表演的道具。

但这也怪不得我。试想：连“知己知彼”（在教学上就是师生互相了解）这个起码的要求都达不到——我们从参加教育工作第一次备课起就被告知必须“备”学生（这个学生可不是抽象的整体，而是具体的个体）——教师怎么能上课？但这课又必须上，那当然就只有由教师制定一个比较完美而又巧妙（即看不出痕迹）的教学框架，包括设计一系列“问题”等等。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得不提前做好“预制板”，于是，教师完全掌握了学生思维的主动权，“以不变应万变”，当然“游刃有余”。

我丝毫不怀疑有的教师能够借班上出真实的好课——这样的课，我也是经常上的。但我完全不敢保证百分之百地成功——在事前一点不了解学生阅